

# 南希·里根秘史



一本未经认可的传记

【美国】基蒂·凯利



# 南希·里根秘史

一本未经认可的传记

【美国】基蒂·凯利

顾速 葛志宏 侯萍 海清 亦东 张金焕 译

译林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8号

Kitty Kelley

Nancy Regan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91年版译出

**南希·里根秘史**

一本未经认可的传记

(美) 凯蒂·凯利 著

顾速 葛志宏 侯萍 姜海清 吴亦东 张金焕 译

---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625 插页2 字数448千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

ISBN 7—80567—143—5

---

I·59

定价：6.50元

## 出版说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叙述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生活经历和轶闻的传记。

作者基蒂·凯利为《华盛顿邮报》记者、专写内幕新闻的老手。为了撰写该书，她花了四年做调查研究工作，自称直接和间接采访了近千人。本书追叙了南希从一个孤独的小女孩，史密斯学院的大学生，好莱坞小有名气的影星，罗纳德·里根的妻子，加州州长夫人，直到随同丈夫入主白宫这一奇特的一生；披露了好莱坞、国会山和白宫的许多秘闻。

该书由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创造了该公司图书的“最快销售纪录”。虽然此书对南希形象的描绘是否完全可信，所依据的事实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可靠，在美国国内也莫衷一是，但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对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无疑会有不少的帮助。这种认识和参考价值正是促使我们出版该书的缘由。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在翻译及编辑过程中恐有不少疏忽和纯误，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编者**

1991年9月

南希·里根出生证上的两项内容是准确的——她的性别和肤色。几乎所有其他项目都是伪造的。事实上，这个出生证引出了两代人的谎言。

这个名叫安妮·弗朗西丝·罗宾斯的婴儿（现名南希·里根），有关她的一些最早的事实都被仔细地改写过：

她修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隐瞒了自己的出生地，并把她的生父也抛弃了。

在她的回忆录中，她肯定自己忘记了出生医院的名称，并说“它若干年前已遭焚毁”。事实上，纽约市的斯罗恩医院不仅未被焚毁，而且按照该医院的正式记载，它从未遇到过火灾。

至于她的出生日期，南希在69岁这一年羞答答地说：“我仍然记不清楚。”这个出生证说她生于1921年7月6日。但当她长大之后，她把日期改成1923年——整整减去了两岁。

她的母亲在女儿的出生证上填报自己的年龄时，减去了4岁；她生下南希时实际上已经33岁。她的丈夫27岁，但她填上了28岁。

伊迪丝·勒基特的出生地按出生证记载是弗吉尼亚州的彼得斯堡。可事实上，她出生于华盛顿特区。她填上自己是家庭主妇，其实却是个演员，这在当时还是个低贱的职业。

安妮·弗朗西丝·罗宾斯不仅为自己捏造了一个新的家庭背景，而且还杜撰了一个新的家谱。她的名字本来自她父亲的曾曾祖母安妮·艾利丝和她的外祖母萨拉·弗朗西丝。这个小孩的母亲给她起了个小名南希。在17岁这一年，安妮·弗朗西丝到法院改了自己的整个名字，她把父亲的姓也改了，并且最终把他给抛弃了。

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她的父亲出生于富裕人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而事实上，她的父亲从未上过普林斯顿或是任何一所大学。他的家庭来自麻萨诸塞州的匹兹菲尔德，并不富裕。然而，南希在否认了与他的关系之

后，便死抱住这些谎言不放了。

当这位褐色头发、褐色眼睛的安妮·弗朗西丝出生的时候，她的双亲正住在纽约市远郊的一个城镇昆斯的穷人居住区弗卢星。他们租用了靠近铁路线的艾米蒂街上一所双层结构房中的一层。

南希·里根花了这么多年时间来重新设计她的生世经历，以致她开始把自己的化装舞会当成了真的人生。当她成为第一夫人时，假面成了真脸。历史就要瞒天过海了。

奥斯卡·瓦尔德在《真诚的重要性》一书中写道：“真理很少是纯粹的，也从不是简单的。”追溯到南希·里根的出生证（这与她所不能抛弃的过去相联系着），为这个国家提供了又一次机会来看一看这位前第一夫人，看一看假面后面的真实面孔。

## 2

“要理解南希·里根，你必须理解她的母亲和她为自己设计的生活，”伊迪丝在芝加哥的一个朋友莱斯特·温罗克这样说。“她的母亲用一整块布设计了自己的生活。她设计了她自己。她创造了舞台、布景和所有支柱。她吐了一口唾沫便造就了这一切。我惊羡地摇了摇头，因为伊迪（或是像我称呼的迪德尔）是一个幻象。不幸的是，她的亲女儿还未能宣称自己继承了她的基因中最好的部分，但至少她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东西足够使她把自己的丈夫塑造成一位美国总统。

“她（伊迪丝）具有怎样的一张嘴啊，”温罗克继续说道。“伊迪丝的嘴在世界上可算是最脏的了，她能讲出你一生从没有听过的最肮脏、最不堪入耳的笑话，但她能扮演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美女。”伊迪用码头工人熟知的那种四个字母一词的停顿、用慢条斯理的拖腔讲话，但最后总要加上“劳驾”、“请”和“谢谢”。

伊迪丝·普列斯科特·勒基特于1888年生于华盛顿特区一个十分正经的地方，男女作家们关于这个地方所写的书仍散见于图书馆的书架上。然而，萨拉·弗兰西丝·惠特洛克和查尔斯·爱德华·勒基特的这第七个孩子，却从来就不属于她的过于严谨的那一代人。

伊迪丝出生的年代，本杰明·哈里森正担任38个州和22个海外领地的总统。那时，汽车和电话还没有发明，打字机还是市场上的新鲜货色，普通美国工人一小时只挣22美分。在那些日子里，一个人出生的地方决定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她把自己杜撰为南方贵族，为她的家庭捏造了社会显贵地位。她的母亲出生于弗吉尼亚的彼得斯堡，她以自己是个南方人而到处炫耀。伊迪丝长大之后，学会了甜蜜蜜的说话腔调，并编造了自己与弗吉尼亚的第一家庭有关的家谱。她把自己说成是邦联（美国南北战争前的贵族组织）分子的女儿。而在事实上，伊迪丝的母亲萨拉·勒基特在华盛顿区十分拥挤的爱尔兰天主教区开供膳寄宿处，该地区人称“沼泽地狮子

狗”（一个报人描写它是“到处都是水坑的烂沼泽地”），她的父亲查尔斯·勒基特在铁路上任亚当斯快车公司的职员。

在后来的日子里，伊迪丝到处散布她在弗吉尼亚有开种植物园的显贵家庭背景，自称在那里读的是私立寄宿学校。事实上，她是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充满贫困的街区长大，她的贫困而辛劳的双亲从一所小红砖房搬到另一所小红砖房，她上的是公立学校，高中也没有毕业。在她生活的头10年里，她的家在四个街区内搬了五次，在此期间从未改善过境况。马车和电车的使用使得首都的市区喧闹无比，因此比较富有的居民乘着豪华的车子搬到北边较僻静的地方去了。勒基特夫妇没钱搬走，便只好仍旧待在闹市区建在臭烘烘的马厩上面的租金低廉的单元内，离亚伯拉罕·林肯去世的地方不远。

在伊迪丝的一生中，她用伪造的家谱欺骗记者和作家。在她去世前几年，她告诉一个作家：“我是南方人，那是那一带最有灵气的地方。我的父母不得不迁居（北方），可我的母亲又返回彼得斯堡，她的所有孩子都在那儿出生，这样他们就不生来就是该死的北方佬了。你不喜欢这一点吗？”

可事实上，除了第一个孩子以外，萨拉的所有其他孩子都生于华盛顿特区。从哥伦比亚特区到弗吉尼亚的彼得斯堡，七次怀孕旅行130英里，这对于世纪之交的勒基特夫妇来说，是难以实现的，但在伊迪丝的印象中却不难实现。

1907年，查尔斯·勒基特被提升为亚当斯快车公司F街分部的经理，这时所有的孩子都已工作，包括两个女儿在内，这个家庭的境况最终得到了改善，所以他们决定搬到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新公寓区。不幸的是，命运之神赐予了他们运气，却又从他们的手中夺走了。

1907年7月1日上午11点，伊迪丝27岁的哥哥雷利走进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加里克俱乐部，要了一杯饮料。当饮料送上来时，他又不喝了，离开桌子走向后面的一间阅览室。他坐在那儿的沙发上，抽出手枪朝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听到这响声，俱乐部成员还以为提前庆祝七月四日国庆节，但随后他们发现雷利倒在血泊之中，他左手上的手枪仍在志满意得地冒着烟。他喃喃地说：“一切都完了，打电话给乔。”

他的哥哥约瑟夫，哥伦比亚剧院的经理，立即得到了消息，他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妹也很快通知到了。他们急忙赶到医院，雷利头脑仍然清醒，但情况很危险。子弹穿过了他的右胸，留在脊髓膜中，使他腰部以下已全部瘫痪。



“爸，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当他的父亲走进房间时，他这样说。雷利倾诉了他与妻子和两个儿子分离的绝望情绪，他说自己已不值得活下去。他听不进一些劝慰的话；假如医生能动手术取出子弹，他仍会活下去。看起来他已决意一死了之。

“这没什么用处，爸，没什么用处，”他说。

老勒基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振作起来，派人去请雷利年轻的妻子吉特璐德，她此时正与父母住在马里兰州罗雷尔的夏日别墅。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赶到了医院，同行的还有她的父亲M.R.哈罗上校。此刻雷利因失血过多，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痛心疾首、歇斯底里的吉特璐德冲向他的身边，一次次地就她冒犯他的一切表示道歉。她请求他的宽恕。

第二天傍晚6点，医生承认手术已无望，通知家属雷利很快将逝去。吉特璐德坐在丈夫的床边，怎么劝她都不行。

“看到我你高兴吗，雷利？你高兴吗？”她问道。

“我格外高兴，”他在清醒的一刻耳语般地说。他有气无力地试图拥抱妻子，但他的肺里已充满了血，颓然倒在枕头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的两岁的儿子小雷利坐在床边，贴近自己有两个月未见面的父亲。

萨拉·勒基特在53岁时，已经埋葬了两个儿子；路易出生后一个月便死去，查尔斯在21岁时死于肺结核。女儿埃拉在婴儿时死于霍乱，现在她看着自己的第四个孩子正处于弥留状态——死于自杀。她坐在椅子上痛不欲生，用手抱着头前后摇晃，呜咽地抽泣着。19岁的伊迪丝和她的23岁的姐姐弗吉尼亚也转过脸去，实在不忍看她们的哥哥在弥留之际与妻儿和好团聚的场面。

当晚9点20分，雷利去世。7月4日，查尔斯和萨拉·勒基特护送他们儿子的灵柩到国会墓地，他们的几个孩子都葬在那里。

三年之后，华盛顿市又一次从报上读到了有关勒基特夫妇的消息，但这一次是关于他们最小的孩子伊迪丝的故事，她最后说服了她的哥哥乔允许她在哥伦比亚剧院登台演出。

多少年后她回忆说：“我并没有什么话可说，只是卧病在床，显得很悲伤。当大幕拉开，我便从床上跳起来，并说：‘不要哭泣，我还活着’，我对观众就是这样说的！”

这个长着一头天使般的金发和飞燕草般蓝眼睛的迷人的小姑娘，为这一晚上观众的喝采兴奋不已，于是不顾家庭的反对，决定从事舞台生涯。

她开始效仿在哥伦比亚剧院演出的那些女主角，在这个剧院里，价值可疑的浪漫故事和喜剧占了轮演剧团所演剧目的大部分。哥伦比亚剧院售出的入场券分25、50和75美分，而在更高级（更尊贵的）国家剧院管弦乐队演出的票价是2美元。

伊迪丝最早的演出布告上这样写道：“小伊迪丝·勒基特美丽、机敏而富有才华……她讲起话来就像炉台上蟋蟀鸣唱那样欢快，她的眼睛深蓝，头发卷曲。她的惊人的聪慧、她的温文尔雅和她的甜蜜美丽的脸蛋，引起公众的注意。”

伊迪丝生活的品质印记便是这种“惊人的聪慧”。在早期阶段，她把握了面见恰当的人和利用恰当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她很快学会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她开始利用自己的哥哥乔在剧场的各种联系，他使她在纽约演出的《危机》一剧中担任角色。后来，她又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常驻剧场的剧团中演了一个季度。1901年，她又回到纽约，在《漂亮》中担任角色，该剧不久便被人遗忘了。

伊迪丝在无人阻止的情况下于1911年回到华盛顿，演出《运气追逐者》，《华盛顿之星》说她是这样一位女演员：“她的不断进步正在加速实现着她的许多朋友对她的预言。”

亨利·詹姆斯在描述20世纪的开始时这样写道：“到处都把增长的愿望写得大大的，而且这种增长不管是什么或是谁付出代价。”他或许同时也描写了伊迪丝·普列斯科特·勒基特的野心，不管代价如何，她决心做一名演员。她接受她所找到的任何一项工作，随夏天轮演剧团外出，花了自己所有的钱买狭窄时髦的裙子、圆顶窄边女帽、丝袜、白羽毛大衣，这样她就能扮演喜剧中的风骚女仆。“你知道，在剧团里，人人每周都要换一套新礼服，”她这样告诉《波士顿旅行者》和《记事晚报》的记者。“同一件礼服从不可穿上两次。这可就要花好多时间和精力，还要花上好多钱。但我从不吝惜。尽管付出了代价，可这种经历是值得的。”

那时候，在这个国家里，常驻演出剧团多如牛毛，每个有歌舞厅的城市在冬天都把它改成剧院，以便赚钱付帐。甚至像麻萨诸塞州的匹兹菲尔德这样的小城市（在20世纪初只有25000人口）也有一个常驻演出剧团。该团在“上校剧院”（有1400个座位）上演，伊迪丝·勒基特（她的演员朋友都喊她“勒基”）在这里被描写为“一个正在飞快走红的女演员”。

在四年的演员经历中，伊迪丝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但当她的老

板，匹兹菲尔德帕克剧团的威廉·帕克坚持要她在波士顿演出《假如你只是人》一剧中的玛丽时，她拒绝了。她说这一角色将会毁坏她的职业名声。

威廉·帕克威胁说，假如她不接受这一角色，就要解雇她。但她仍固执己见，并说自己可找到纽约的一个女演员来担任这一角色，还愿意为她付薪水 and 费用。“我甚至愿意为她提供晚礼服，”伊迪丝这样说。

当帕克告诉她考虑解雇一事时，她打电话给了她哥哥的朋友，《波士顿先驱报》的杰克·S.柯诺利，请求她帮忙。柯诺利便又打电话找到纽约市的制作人乔治·M.科汉，科汉为伊迪丝物色了在一个新剧团的《百老汇琼斯》剧目中担任一个角色。伊迪丝立即接受，并宣布自己离开匹兹菲尔德。

《百老汇琼斯》的巡回演出标志着乔治·M.科汉告别舞台生涯，也为伊迪丝结识20世纪初美国戏剧界最活跃的人物提供了一个机会。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希望科汉有朝一日让她在百老汇的演出中一展风采。但科汉一直未能让她如愿以偿，而她却玩起了知名度的游戏，在剧团巡回演出的每一个城市的报纸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芳名。在用那些“噼噼作响的东西”（她以此来称呼自己的那些大胆的浴室笑话）取悦男性记者方面，她从未失败过，并且总是心甘情愿地为摄影师摆好了姿势。有一天，她带着与她一起参加剧目演出的小狗走进了一家餐馆。坐定之后，要了两份菜，一份是自己的，一份给她的明星杂种小狗。餐馆侍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指出让狗用餐馆的盘子用餐，违反了餐馆的规定。

“这没关系，”伊迪丝细声细语地说。“我自己带盘子来了。”她打开手袋，取出一只围嘴一样的银盘子和一块爱尔兰麻的餐巾。后来，她向收款人抱怨说：“这不是一只平常的狗。她是一名女演员，在《百老汇琼斯》中担任要角，还在波士顿和纽约的狗赛会上得过几次奖呢。她很敏感，我想你的侍者已经侮辱了她。以后我们不得不到别处用餐了。”

在《百老汇琼斯》一剧中，伊迪丝得到了惊人的好评。俄亥俄州托莱多的一位戏剧评论家为她的“少女般有趣的演出”喝采。《明尼阿波利斯杂志》的评论家甚至评论起她的礼服来了，他写道：“像大多数南方姑娘一样，勒基特小姐对衣着有着天然的体味，而且总是穿着最迷人的礼服。在五六年里，她在一班最年轻的女演员中脱颖而出。她下一次再来本市时，也许将会率领她自己的剧团了。”

1913年，25岁的伊迪丝（但她声称自己只有20岁）宣布与爱德华·A. R.布朗订婚。据说布朗出生于“纽约一个著名的富有家庭”。她说，婚后

她将离开舞台，永远幸福地生活在匹兹菲尔德。然而，这次订婚并未维持多久，伊迪丝倒确实仍然住在匹兹菲尔德，继续她的舞台生涯。在她那个时代，大饭店的门口还挂着“演员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演员这种职业几乎不具有好的名声，她只能挣扎着奋斗下去。

伊迪丝在她的许多同龄人都已结婚生育之后很久，仍然是孤身一人，她曾夸耀自己与女演员艾拉·纳奇莫瓦之间的友谊，而艾拉却是剧院最出名的一个女同性恋者。她还是个狂热的普选权主义者，声称如果给予美国妇女以普选权，她们就会在美国取消童工制度。

淫猥下流，沙哑咆哮，充满粗暴行为的乐趣，伊迪丝蔑视一切常规——在大庭广众之下抽烟和骂人——但她也与每个人交朋友，包括威廉·帕克，他后来邀请她重返剧团。正是在匹兹菲尔德，她遇见了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英俊青年，与之堕入情网，并再次决定结婚。

肯尼思·西摩·罗宾斯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一个古老的家族。他是约翰·N.和安妮·爱利丝·罗宾斯的独生子，一家住在伯林顿高地上的一所大房子里。肯是伯克希尔人寿保险公司的推销员。父亲是W.E.梯罗特森制造公司的副总经理，母亲是美国第一个圣公会修女（安妮·爱利丝嬷嬷，她帮助建立了纽约市的圣·路克医院）的重重侄孙女。这个家庭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包括肯的外祖父，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弗兰西斯船长，他是内战中的英雄，与伊丽沙白·鲁特（一个将军的女儿，匹兹菲尔德的一个创建者的孙女）结婚了。

肯的双亲对自己22岁的儿子向一个女演员求爱几乎没有什么可庆祝的，特别是这么一个比他大好多的女演员，但肯本人却被这个像他的母亲一样富有主动性和热情的本地名女士给迷住了。他的一个表兄说：“他自然会被一个像他母亲那样有强烈主见的女人吸引住了，因为当肯表现出柔情和魅力时，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男人，完全是妈妈的好孩子。”

1916年6月27日，伊迪丝和肯溜到弗蒙特的伯林顿，在一位公理会牧师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这位27岁的新娘在结婚证上给自己填上了24岁，这样她看起来就比22岁的新郎只大两岁。

伊迪丝和肯在度过蜜月之后，回到了伯克希尔斯，他们在这里，在肯的父亲在纽约的伯雷纳德拥有的一所农场，开始了他们的婚后生活。

九个月之后，W·威尔逊总统对德国宣战。肯应征入伍，在辎重队任中士，直到1919年1月22号复员回家。他的荣誉复员证书上称他是有着“极优

秀品质”的人，“诚实而忠厚”。

肯的父亲1917年已去世，留给了他一些钱，他和伊迪丝便移居纽约市，他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任职。伊迪丝则经她的朋友艾拉·纳奇莫瓦介绍在《塞普逊浅滩》中担任一个小角色。

1920年，在结婚四年之后，时年32岁的伊迪丝怀孕了，肯想回匹兹菲尔德抚养孩子，但伊迪丝不从。她试图进入电影界，但又未获成功，此时决心实现闯入百老汇的梦想。肯屈从了这位惊人聪慧的妻子的意志，仍然与她居住在纽约，只要他能忍受得了，他就决定待下去。

肯尼思·罗宾斯的表妹凯思林·扬在南希是个孩子时就认识了她，她认为：“南希说她的父亲是个不中用的饭桶，干卖旧汽车的营生，在她出生时就抛弃了她，并致使她母亲穷困潦倒，南希这样做是想毁了她父亲的好名声。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心都快碎了，因为这都不是事实。”

“她对自己的父亲和他怎样亏待她说了些很卑鄙的话，但事实上，他是个仁慈可爱的人，”玛丽安·斯文格尔这样说，她与肯的内弟在他中年时结的婚。

按照肯的家庭的看法，肯尼思·西摩·罗宾斯受到了他那个独生女儿的中伤，她对双亲婚姻的破裂忿忿不平，这种婚姻在她成长的年月里留给她这么一个亲戚圈子。她后来与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苏珊·克罗斯兰谈到了这些岁月。

“孩童时代自然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南希1935年这样说，“但每件事都会在你身上打下印记。不是吗？我对自己作心理分析并不十分在行”。

在南希的整个一生中，她从不作任何一种自我分析。她总是不情愿回答关于她早期童年时代的问题，只是语焉不详。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那是些旧时美好时光里的美好时代，是和平之地的和平时代。”此时她对记忆中的现实画下了一块阴影，把不愉快、不自在的记忆涂抹掉了。她完全理解“通过否定过去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句法文的真谛。还有，她从未能掩饰住不在母亲和父亲照顾下生活的苦恼。一层薄薄的悲哀似乎像寿衣一样包裹着她，使她很容易哭泣，而且常常是在极细小的事情上。许多年后她承认：“我读着电话簿也会泪流满面。”这个疮疤给她的整个一生留下了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使她不能自然地给予和接受爱，这反过来又使她自己的孩子也变得麻木了。

伊迪丝在生孩子后的第一年或更长一段时间里，试图使自己适应家庭生活的形式，但她从未能真的动摇舞台上的幻觉。当她决定南希应当受到合适

的洗礼时，她选择了她的同性恋者的朋友艾拉·纳奇莫瓦做南希的教母，这使得她的清教徒的婆婆十分震惊。“基姆（伊迪这样称呼艾拉）是个无声电影明星，由于她在好莱坞宫（它成了艾拉饭店的花园）中主持的一个恳谈会而广为人知，纳奇莫瓦是如此地令鲁道夫·瓦伦丁诺着迷，以致后者先后与前者小圈子里的两个女同性恋者结过婚。

“伊迪丝告诉我，她与艾拉·纳奇莫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她们之间是否有同性恋的关系，我不得而知，”莱斯特·温罗克说。“在剧院早年的那些日子里，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关系，但一当迪德尔（指伊迪丝）再次结婚并移居芝加哥，我想她或许会完全脱离这种关系的。”

这位新母亲伊迪丝为自己的婴儿设宴款待宾客。她告诉多萝西·斯蒂文森·布里特（西雅图国王广播公司的创办人）说：“啊，请您务必光临，见见我的丈夫和我们的新生儿。”多萝西回答说：“我十分乐意来。我还想为你们的孩子带件礼物。她需要什么呢？”

“我想我的孩子需要一本书，”伊迪丝说，“我请所有的朋友每人给我的孩子带一本书。”

“一本书？一本少儿读物？”

“不，我不想要孩子喜欢的书。我想要你喜欢的书，因为到那时，当我的孩子长大了，她就会有一个合适的带各式藏书的图书馆。所以请带上一本您最喜欢的书。”

伊迪丝拒绝把自己束缚在新的家庭责任中，她继续接受各种各样的邀请，与丈夫一起（或是独自）出席各种鸡尾酒会，有时还抱着她的婴儿。到了1923年，她做母亲的热情已经消退，就像她的婚姻一样轻薄，于是肯尼思·罗宾斯回到了匹兹菲尔德，与他的母亲住在一起，而伊迪丝则在曼哈顿西49街租了一间房子，决心重操参加巡回演出的旧业。她把两岁的南希送到了马里兰州的贝色斯达，由她的姐姐弗吉尼亚和姐夫C.奥德利·加尔布雷斯特抚养，奥德利是个一本正经的好男人，自从1904年跟伊迪丝的姐姐结婚之后，就全心全意地为勒基特家族服务。伊迪丝觉得他和弗吉尼亚可以为她的女儿提供比她自己稳定得多的生活环境。

此后五年，南希与她的阿姨、姨夫、她的五岁表姐夏洛蒂、还有他们的鬃毛狮子狗金琪尔一起住在贝色斯达巴特利公园区的一所狭小的荷兰殖民者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只有两间卧室，而给南希在楼上的门道旁开辟了一小块睡觉的空间。许多年后南希说：“我们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里，直到今

天我仍能描述它的每一个细节。”

她扣住了有关她童年生活的其他细节，或者就是重新编排了一下，以娱公众。她写道，当她四五岁时，得了肺炎，“病得很重”，悲痛地哭呼她的母亲。比她大三岁半的表姐夏洛蒂，全然记不起她生过这场病。她也记不得南希思念过自己的母亲，“但既然她写下了这一段，我想那必定是真的，”她很本分地说。南希还写道，她的母亲一次去看她时，带给她一套金黄色鬻曲的玛丽·匹克福特式假发，她喜欢戴它。被这个故事困扰了的夏洛蒂说，“不……不，我不记得这回事了，但假如南希写下了这一点，那我想……嗯我想那一定发生过。”

南希在自己精选了的童年回忆中，从未谈到她父亲多次争取与她接触的努力，但夏洛蒂记得肯尼思·罗宾斯和他的母亲（南希亲昵地称她“奶妮”）多次到贝色斯达看望她的情形。安妮·爱利丝·罗宾斯，这位头发灰白的标致妇女，洒了一身紫罗兰香水，很疼爱自己唯一的孙女，从不愿失去跟她的联系。她总是记住南希的生日，在圣诞节寄给她礼物，感恩节寄来卡片，万圣节寄上糖果。

南希童年时的每一个夏天，都要到新泽西的维罗纳看望她的父亲和祖母。家庭留影展示了肯和奶妮带南希到海滩玩的情景，那是在查尔斯·林德伯1927年只身不停顿飞越大西洋之后不久，因为与父亲手牵着的南希，她穿的那件小游泳衣上印着林德伯著名的飞机“圣路易精神号”。

南希和夏洛蒂都生动地回忆起来的一个人便是南希至爱至亲的母亲——那位富有魅力的金发女演员。她不时地裹着熊皮大衣，带着礼物出现在镇子上，她在贝色斯达夜总会里跳舞，讲有关她与那些明星生活的野故事，这些明星包括斯潘塞·特雷西、柯林·穆尔、沃尔特·休斯顿、以及扎苏·皮茨。夏洛蒂回忆说：“我喜欢迪德姨妈，她真了不起。当她到纽约演出时，我母亲会带我们去看她……我们去过好多次。”

南希也记得这些有趣的旅行。“看望母亲是激动人心的。我喜欢穿上她的演出服，戴上她的头饰，装着扮演她的角色。我一遍遍地看她演出，从不厌倦。通常我是坐在观众席上，但有时也从侧幕观看。我记不得她演出的那些剧目的名字了，但清楚地记得那些男女演员和舞台助手们的脸。这些舞台助手待我特别好。”

1925年，南希·罗宾斯开始与表姐夏洛蒂结伴乘校车去“希德韦尔朋友之家”上幼儿班。头一年，加尔布雷斯特夫妇付了150美元学费，以后由她的



母亲来付，伊迪丝认为，自己的女儿上华盛顿一所最好的私立学校并与大班的孩子接触，这很重要。希德韦尔朋友之家的校友中有这样一些重要人物，如查尔斯·林德伯，还有罗斯福总统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的孩子们。伊迪丝要自己的女儿从小就与这些人接触。南希在辉格会学校读了三年，但并没有给她的同学留下什么印象。

“我完全不记得这个名字，”玛丽·纽哈乌瑟·多弗说。

“从没听说过她，”卡洛琳·胡德尔·韦尔斯说。

“我记得托马斯·霍尔康伯将军的女儿，他过去常指挥海军陆战队，”勒鲁瓦·O.金说。“我也记得松平濂津广，她是日本皇家的公主。我还记得墨西哥大使的儿子，但很抱歉，我不记得任何一位南希·罗宾斯或是安妮·弗朗西丝·罗宾斯。她究竟是何许人呢？”

她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有一双忧郁的褐色眼睛，一个人独自玩布娃娃，带着她的玩具碟子参加化妆舞会。她说对她的最好款待是每星期六晚上她的姨父奥德利给她和表姐每人一大块奶油巧克力。“当你所得无几时，小小的款待显得很大。”她这样回忆道。饮食似乎填补了这位小姑娘的空虚，跟她的火柴杆一样瘦高个儿的表姐站在一起，她就像个奶油面包那样圆润。多少年后，夏洛蒂仍然记得南希一人独自坐在那儿，狼吞虎咽地吃起她母亲到贝色斯达时带来的一盒巧克力的情形。两个姑娘在吃完了规定好的每日限额的那一份之后，这个盒子便被高高地放在了橱顶上。然后夏洛蒂、她的母亲和伊迪丝都到街上去了；等她们回来时，发现南希独自坐在那儿大口地享用着巧克力。这对一个后来长大之后骨瘦如柴的小姑娘来说，是个值得留念的画面。

伊迪丝·勒基特为自己设想的辉煌无比的前程从未实现过，她至多也只是在一些不起眼的剧目中担任二流角色。当她一周挣40美元时，她怀着妒意看着比自己强的人们涌向好莱坞，老板付给他们铁路旅费，还为他们的演出（包括彩排）每天付几百美元。到了1928年，国人显然已热衷于电影，而不再留恋舞台，伊迪丝也已年过40，她知道通向明星的荣耀之路已不再向她开放了。

“她也变得精明了，”她的朋友莱斯特·温罗克说。“她在演出乔治·科汉的《婴儿旋风》一剧时来到芝加哥，有人给她介绍了劳埃尔·戴维斯，一个不成功但却尽心尽职的大夫（穷得丁当响），第一个妻子使他戴上了绿帽子，在满怀耻辱地离婚之后，当时正住在一个破旅馆里。伊迪丝从他那里找到了机会。她把劳埃尔看作是她的生命线，紧紧抓住不放。她要使自己的